

5月29日中午,陈履生先生走了!十几年前,初识时感叹他的多专多能,写过一篇《陈履生,吓了我一大跳》,被他收入散文集作序。今天,他的走,又惊着我了!离开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的位置已经近十年了,可我们还一直习惯称他“陈馆长”。他去世的消息没几个小时,悼念的文字就一篇篇出现在微信群、公众号和朋友圈中。民盟中央的老同事、画家周昭坎,四月下旬在安徽省美术馆举办了周昭坎艺术文献捐赠展,前言是陈履生先生在病情危殆住院期间写的,大约应算是先生最后的遗作了。在另外的朋友处看到他去世前两天的签名,字已不成形,顿时热泪盈眶,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另一个人的绝笔……能书善画的履生先生,一生将字的端方视为人的脸面,不是痛到极点,他怎肯有一笔歪斜!

陈履生退休前,全心忙于馆务。2016年退休后毫不恋栈,头也不回,马不停蹄地投身于更广阔的艺术空间,鲜少穿西装了,休闲便装双肩背包,身板笔挺像个“千练自修的职场新人,白发渐多更显得儒雅。似乎更有了用武之地,尽兴施展出各种才

一天,女儿将她的手机塞到我面前说,爸,这个人你见过吗?我接过来一看,是个年轻的小伙子,身材匀称适中,一头鬈发,脸上挂着淡淡的笑。我想了想说,从没见过,他是谁?女儿说,他是她要好小姐妹的儿子小吴,他的大大(祖父)是从邮电局退休的,是你小学时的同班同学。哦,想起来了,女儿平时在和我的闲聊中,常会说起小吴和他大大奶奶及妈妈,把这些琐碎的闲话串连起来倒是小吴一个成长的故事。

小吴在他出生不久就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,好在大大奶奶对他十分宠爱,妈妈对他更是倍加呵护,他一直被温暖和爱包裹着走进了幼儿园。小吴爱看电视,公益性的广告也让他看得津津有味。比如电视里有个和他一样大小的孩子,端着水盆喊着“妈妈洗脚”,就见他手指含在嘴里,凝视着那个画面……一日上午,他见刚从菜场回来的大大正蹲在地上拣选剔除蔬菜的黄叶,他马上拿来小凳子坐在大大屁股下,说大大坐。大大睁大了眼睛

看着他,稍稍停顿了一下,激动地抱了抱他说,唉呀,你这么小就懂事啦,真聪明!有一段时间,由于他妈妈和奶奶性格差异,常常对一些人与事看不到一块去,为避免争吵他妈妈就带着他搬到其他小区去了,也很少回去看望奶奶。那时,大大去世了,小吴已上大学,他常常劝妈妈去看望孤身奶奶,而他去看望奶奶时总会在奶奶和妈妈之间说些调和的话。那年的春上,小吴的奶奶乘公交车去她小女儿家,前面突然有人横穿马路,司机一个急刹车,车厢里站着的人有不少都摔倒了,小吴奶奶摔了个仰面朝天。后经医院检查,腰部严重受伤,戴了个腰托

华。地利人和,大半生修下的好人缘,似乎都在等着迎接这位“无官一身轻”的多能才子。庙堂之高的黄永玉、韩美林,各地艺术院校的博导、馆长、顾问,地域偏远、学科冷僻的魏碑、汉画,扬中、常州的博物馆群,名人或新人的画展策展。他的行踪令人眼花缭乱,似乎从没有在一个地方停留过三天。但在这种穿梭中,报刊三两天就有他的长篇文章,不是应景随笔,而是立意深远,文笔比在职时犀利了许多。视频里看到他面对不同受众的讲座,大学礼堂有他的专题演讲,中央电视台有他的“开讲了”。

充实忙碌,他似有三头六臂!但同时新朋旧友他都会关照到。当他听说丁聪夫人沈峻先生罹患重病,便请了几位熟悉的朋友聚会,席间他“不动声色”说笑畅饮,绝口不提病痛,这很符合沈峻的风格作派,临别时毫无伤感。辛丑岁末,一个雪天,他打电话说要来送福字。我再三说会请快递去取,他说,福字要亲自送到才好。他专程开车在路上还发了微信“到了给您打电话再下楼啊,外面很

动弹不得。小吴知道奶奶爱干净,如今快两个月了她没洗过一次头。小吴自告奋勇要为奶奶洗头,奶奶还没见过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能给长辈洗头的,她刚想阻上,小吴已做好了准备,他让奶奶仰面躺下,又试了试水温,就为奶奶洗头,尽管动作生硬,又显得手忙脚乱的,但奶奶十分

满意,连说好好好!小吴还没忘用电吹风把奶奶的头发吹吹干。在奶奶表扬了一跤后,小吴去买了个探头,他妈妈不明白,小吴说,给奶奶家装上这个,万一有什么意外,我们可以及时知道。小吴大学毕业了,将存放在宿舍里的衣被杂物等统统搬了回来,他妈妈无意间发现儿子得了不少各种各样的奖状,她在惊喜之余也有点蒙了:得奖的事怎么一次也没给我说起过呢!

真没有想到,只是在就读中文系的最后一年,选修了学校新开设的电影文学课,我便走上了成为影迷的不归路。从小,我视看电影为奢侈消费,是娱乐享受,但是在电影文学课上,老师要求我们撇开电影情节,抓住这“第七艺术”的特点,理性看电影。若看故事情节,何必看电影!于是,我们跟着老师,研究镜头感、分析电影色彩、体会音乐语言,追踪蒙太奇设计,从张军剑导演、张艺谋摄影的《一个和八个》,到陈凯歌导演、张艺谋摄影的《黄土地》;再到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、黄建新执导的《黑炮事件》。几乎将电影拆散了,整个观影过程,好累。显然,任何一件事,作为功课,都不会轻松的。人们总是说,机会是等待有准备的人的。

走出校园后,我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。有一天单位附近电影院宣传科新上任的科长小夏,来到我们办公室,

午后,阒静的街道如一卷发黄的画轴,平平地在我脚下摊开;那幢百年老屋,仍旧完好地矗立着,展示了顽强不屈的生命力。这条原名谦街(Hume Street)的老街,现在已经改名为“Jalan Masjid”。街上的这所老宅,承载着外祖父一生曲曲折折的起起落落。睽违数十年再访,惊讶地发现它外观未改,然而,沧海桑田,老宅早已易主。如今的屋主黄炽昌先生,把老宅改为制作坊,经营家具定制与修复生意。那日适逢休息,大门紧锁,几经辗转才联系上年过八旬的黄炽昌。热诚的他,二话不说,驱车前来。攀谈之下,才知道他与我的外祖父父原是忘年之交,与他们常来常住。在他娓娓的畅述中,旧人旧事全都鲜亮地复活了——

他拉开了沉重的铁栅门,大厅依然宽敞,可布置全然不同,这里那里堆满了家具,大厅正中那张外祖父用以读书和练字的大桌,已不见踪影。我走着、看着,靠墙处那个蓝色木框的玻璃大橱蓦然映入眼帘,我惊喜驻足:“这不就是当年外祖父专用的书橱吗?”黄炽昌点头说道:“是的,这就是陈同福先生的书橱,我一直保留着。”

外祖父当机立断,结束所有生意,在祖父低调地生活,以读书写字消磨日子。外头风声鹤唳,日军逐户搜捕知识分子的消息不断传来,恐慌的气息如乌云罩头。为免牵累家人,外祖父作了一个极为痛苦的决定——将所有藏书焚毁。他关紧门窗,拉上帘子,在天井的铁皮桶中,把心爱的书籍一部接一部地投入熊

冷。”他送来的精心绘制并装裱好的福字,落款是“江州履生于得心斋”。他高兴地说一定要和福字合影。对于我,这是城北离开后的第一个“年关”,陈馆长的用意我很明白。他总是以最合适的方式关照到每个人的情绪。看似无意,却满含善意。陈馆长即使在疫情肆虐时期,也没有停下艺术传播和普及教育的工作,他在线上举办各种讲座,拍短视频介绍世界各地的博物馆,尤其是一些人们难得一去的特色小型博物馆,他不是引经

据典地照本宣科,而是寻常聊天似的艺术科普,使得无数人受教,很多人因为听了他的课程,再去博物馆不是“打卡”拍照,而是静下心来欣赏。去年大年初一他打电话贺年,我正因“阳”后咳嗽不止,说话都困难,他鼓励我,并说自己患了胆管癌,但发现得早,手术很成功。语气很乐观。这使我解开了2023年看到他在很多场合戴着帽子有些奇怪的谜团。他很细心,知道我不大看朋友圈,每次都单独发微信,这使我能不断看到他的文章、视频和活动消息,相信他必是

小吴参加工作后,常带妈妈出去作短途旅游,一次他妈妈约我女儿一同出游,在出去和回来的路上,他妈妈不是埋怨他做事欠考虑就说他又多走弯路了,小吴从不顶嘴,倒是我女儿私下说他妈妈话有点多了。小吴也有自作主张的时候。一次他妈妈和同事聚餐,让他到時候去接她回来,他热情地招呼阿姨爷叔们上车,先把他们一个个送回家。听说小吴的房间各种杂物摆放得当,窗明几

净……我问我女儿:小吴烫一头的鬈发,他妈妈倒不说说他什么?女儿说,他的鬈发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。此刻,我女儿又把手机塞到我面前说,你看看这张照片。画面上是三个人的背影,左边那个老太太头发花白,显得有点苍老,那个看来和我女儿年龄差不多一头鬈发的青年,左手挽着他的奶奶,右手挽着他的妈妈,正走在一条迎春而又热闹的古镇上……啧啧,这风景真美!

## 书橱的沧桑

(新加坡)尤 今

病愈无碍。近一段时间,没了他的消息,尤其是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,应是他最活跃的时候,却没有他的讯息,心中隐隐不安。5月29日中午,消息传来。心里一惊,狠狠地疼了起来。近来,接二连三得到亲朋好友的坏消息,有的有预感,有的很突然,履生先生属于既有预感又很突然的。如果是六月份的生日,他还没有满69岁,正当盛年!我对履生的辞世格外难过,不仅因为是相识十几年的朋友,更是无限惋惜他的才华。我们一个小团体,只能算是他圈外,边缘最“浅薄”的友人,欣赏他的才华能力,却“浅薄”在专业知识和学术探讨上无法同频,应该是没有太多的“共同语言”。但他从没有怠慢过我们,他说“我们是挚友”,每一次聚会都是笑语满堂,说得尽兴,喝得畅快。没有醉唱混说的俗套,事先少客套,事后不发布,有陈馆长在,同是寻常佳饌酒杯里却多少有了些清雅滋味。

多少未竟的事业和人间不舍!但认真回看,他浓缩的生命尽是精华!择一事终一生,满满当当,没有空白,没有虚度。于家庭,于社会,于人生,应该是无憾的。一样书卷气的儿子已经完成了博士课业,一双无比可爱聪慧的孙儿也在健康成长,孙女清秀,孙子乖萌,气质神态中都透露出扬中陈氏的一脉斯文。他留在我微信中

评语。哈哈,原来杨老师一脚踏两船呢,他一直是两家电影院的评价员。这样,我又拥有了第二家电影院的电影观摩卡。这个影评组人才济济,写稿的任务并不多,大家讨论文学的氛围更浓,至今,好些人成了上海作协的会员。当年,最年轻的我,身在其中,除了与大家交流观影感受外,更多的是学习他们如何战胜自我,理解人生。这个影评组开悟了我:评论电影,仅有电影理论是不够的。

之后,我参加了上海市“军旗颂”影评比赛,得了个小奖;再之后,我加入了上海市影评协会,获得每月在新光电影院观看两部中外新片的机会。印象最深的是《走出非洲》《玉卿嫂》;体感最深的是冬天看完两部电影,脚趾冰冷的痛。那阶段,我还参与了一些上影厂未上映电影的观摩活动,与导演谢晋一起

熊火焰中。说是烧书,其实是焚心。母亲事后向我们忆述时,还是止不住声音里的痛楚:“你们的阿公,性子刚毅,可在焚书的那几天几夜里,眼里却盈满泪光。文字高于天,可他却得亲手把它们抛进火焰里!”在烧书的过程中,让他痛彻心扉的是自我尊严的丧失、心灵自由的被糟蹋。

那一个空空的书橱,给外祖父上了一堂刻骨铭心的历史课。国耻家恨,未敢或忘。日本投降后,生活恢复常态。饥渴一如久旱田地的书橱,又快乐地敞开了大门。一部部书籍,平装的、精装的、线装的,如同回返故土般,不啻拱壟地被外祖父排在书橱中,散发着迷人的魅力,书香氤氲。童年时期,随同父母到老宅探望外祖父时,总看到他心无旁骛地捧着书籍,孜孜不倦地读,仿佛要追回那三年多被迫荒废的时光;在他静谧的脸上,总闪现着若隐若现的笑意……直到外祖父去世为止,书橱一直都热热闹闹地排满了各类书籍。书橱易主之后,橱内无书,装满了杂物;然而,它无憾——因为它曾经真正活过。



捉天下妖魔鬼怪 保人间国泰民安 钟植传 (设色纸本) 朱 刚

的最后一条是楚楚可爱的孙女在唱歌谣。那是他的珍宝!

甲子年,古稀寿,享耄耋,期来、茶、人生的长短难以预测,履生先生虽然浓缩了精华,可还是走得早了点。痛别舍不掉的妻儿亲朋,回到父母故旧身边,相信那里一样的温暖热闹,履生先生曾有一篇文章的标题“天堂就是博物馆的样子”,很唯美浪漫。愿你在天堂快乐安好!



讨论过《最后的贵族》、与导演史蜀君一起讨论过《庭院深深》等,在安福路带有沙发的微小观影厅;甚至与一些剧组共进午餐。这一切,对于当年的我来说,弥足珍贵。不由感叹:成为影迷,真是幸福。

影迷身份让我在上海和新加坡执教的课堂里染上了光影:我会在教学中插入电影故事,会在课外活动中安排学生去看电影,会要求学生用新学的词汇拍成短剧。每每与学生作别时,学生们都会在满满的依恋中写上一句:老师,喜欢您讲的电影故事。他们是电影界的未来影迷?

日前,我完成了“戏剧与影视学”硕士学业,似乎离专业影迷又近了一步。

**十日谈** 追各种影展和电影节,有时一天看两三场,在“电影之城”里安静地奔跑着。

影迷的故事 责编:吴南瑶